

乡村振兴视角下皖北刘楼村公共空间更新研究

周宝娟¹, 唐怀涛², 陆文龙²

(1. 安徽科技学院 建筑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2. 安徽省岫河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安徽 蚌埠 233400)

摘要: 乡村公共空间是承载村民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载体, 它的建设与更新对推动新时期乡村综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辨析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公共空间更新关系的基础上, 以皖北怀远县刘楼村为例, 梳理村庄公共空间现状, 总结皖北乡村公共空间现状建设存在的问题并剖析原因, 提出乡村振兴视角下, 刘楼村乡村公共空间更新的目标、路径、技术手段, 构建“美化边界、突出标志、优化节点、提升道路、整合区域”的乡村公共空间更新策略, 并积极创新村民参与更新的方式, 以期为皖北其他乡村的公共空间更新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 乡村公共空间; 更新; 乡村振兴; 皖北

中图分类号: TU98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8382(2021)04-094-07

Research on Public Space Renewal of Liulou Village in North Anhu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ZHOU Baojuan¹, TANG Huaitao², LU Wenlong²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China;

2. Anhui Shenhe Planning and Design Consulting Co., Ltd, Bengbu 233400, China)

Abstract: Rural public space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to carry the material,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of villagers. Its construction and renewal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the renewal of rural public space, Liulou Village in Huaiyuan County in northern Anhui Province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sort 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village public space, summarize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space in northern Anhui, analyze the reasons, and put forward the perspective from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goal, path and technical means for the renewal of rural public space in Liulou Village is to construct a rural public space renewal strategy of “beautifying the boundary, highlighting signs, optimizing nodes, ascending the road and integrating regions”, and actively innovates the ways for villag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newal, in the hope of providing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renewal of public space in other villages in northern Anhui Province.

Keywords: rural public space; renewal; rural revitalization; north of Anhui province

随着社会改革推进和经济环境发展,我国乡村公共空间的发展面临着供给短缺、功能弱化、公共性流失、过度市场化等问题,有进一步演变为乡村衰败之势^[1]。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提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为发展方向,并将其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七大战略之一,足见国家对乡村建设和发展的重视。乡村公共空间的重要价值意义与现实发展建设窘境,要求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公共空间建构研究,以期为乡村振兴注

收稿日期: 2021-03-05

基金项目: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AHSKQ2019D089)

作者简介: 周宝娟(1984-),女,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城乡空间规划设计研究。

入精神活力。

乡村公共空间承载村民各项活动需求、满足村民乡土情感寄托需要,是乡村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心怡、刘声^[2]从生态旅游理念出发,探索乡村公共空间更新设计的价值和亮点。李骏、田琦等^[3]依托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尝试将产业融合、业态策划、协调参与、空间赋能、经营指导、宣传推介等多措并举,采取“微更新”方式打造若干功能复合型公共空间以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段德罡、杨茹^[4]以甘肃省三益村中心公共空间修复为例,运用重塑空间生态伦理诠释“俭”文化,以重拾乡村传统文化。刘仁义、吴洪等^[5]以皖南乡村的祠堂公共空间为研究对象,探索了乡村振兴背景下徽州祠堂适宜更新策略。李文生、张笑笑^[6]等以乡村废弃小学这一特殊类型公共空间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废弃小学更新优化的路径。限于世界各国国情、空间规划体系制度的不同,国外研究方面主要集中在对乡村空间规划管控^[7]、乡村空间规划体系^[8-9]、乡村规划空间尺度^[10]、乡村公共空间中公共与私人之间的联系以及政策实施对公共空间建设的影响^[11],对乡村建设和乡村公共空间的研究较多,直接以“乡村公共空间更新”为主题的研究相对较少。总体而言,国内目前针对乡村公共空间更新的研究,多表现为聚焦特定个体公共空间(乡村废弃空间、祠堂、废弃小学等)更新。更新建设的指导思想、研究的背景也较为多元,缺乏专门从乡村振兴视角出发的针对较为完整的乡村公共空间更新研究。基于此,文章对乡村振兴战略和公共空间更新的关系加以梳理,以“刘楼村”为例,分析总结皖北乡村公共空间建设现状与问题,尝试建构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公共空间更新目标、路径、策略和技术手段,以期为安徽省其他地区乡村公共空间更新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1 乡村振兴战略与公共空间更新的关系辨析

本文所研究的乡村公共空间具有“社会空间”和“场域空间”两重属性,是指村民能够自由进出,对所有人开放,并开展公共活动的物质空间(室内与室外),载体如大树、洗衣码头等;同时还包括非实体的要素,如公共舆论、宗教社团、红白喜事活动

组织等^[12-13]。乡村公共空间的类型、建设质量、氛围程度等,直接影响乡村公共生活质量。积极向上、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不仅增进村民之间的情感,还能进一步提升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反观当下,由于缺乏有效保护措施,一些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传统型乡村的公共空间正在消失。而那些以“城市规划”模式为样板的新建乡村公共空间又缺少应有的“吸引力”,村民闲暇时光无法转换成高质量生活,乡村赌博等活动一度盛行,不符合当下乡村振兴的内涵要求,亟须探索出乡村公共空间适应性更新的相关路径。

1.1 乡村公共空间更新可以为产业振兴提供基础保障

城镇化生活方式在乡村地区的演进,催生了商业街、文化广场、文化书屋等乡村公共空间涌现,这些消费型、休闲型的空间场所,能够吸引大量的投资者、消费者,并帮助解决部分村民的就业问题,提高村民收入。作为交往场所,公共空间为村民提供各类信息传递、资源分享的交流平台,助推乡村各产业的有效融合,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了基础保障。

1.2 乡村公共空间更新将赋予乡村人居环境更丰富文化内涵

乡村公共空间是乡村文化的典型代表,它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的文化烙印。随着乡村建设的推进,一些传统公共空间功能弱化,乡土文化传承受到挑战。以建设文化舞台、村口特色标志、乡村传统生产生活物件展示园等为主要形式的乡村公共空间更新,能够赋予乡村人居环境丰富的文化内涵。

1.3 乡村公共空间更新将显著提升乡风文明程度

在过去,场、院、巷道等传统公共空间一定程度上还是村民举办“红白喜事”等活动的重要场所。基于风俗习惯等原因,村民参与、围观者众多,大肆操办、铺张浪费等现象时有发生。随着村民文化素质的不断提升,有针对性的对乡村公共空间进行更新改造,在尺度设计、场所精神、内涵提升、空间形态组织等方面,“渗入”文明乡风要素,倡导勤俭节约、守望相助等文明乡风精神。

1.4 乡村公共空间更新助推乡村治理提质增效

“治理有效”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新

时期的乡村公共空间更新,将最大程度尊重村民发展意愿,充分发动乡村整体力量、调动乡村社会各类资源,点燃村民参与公共空间更新建设的热情,在极大提高村民参与建设积极性的同时,也显著提升村民组织归属感,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促进乡村治理强大合力的形成。

1.5 乡村公共空间更新最大化满足生活富裕村民的需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广大乡村地区,富裕起来的村民对更加美好的乡村生活满怀期待,服务半径布局更加合理的公共空间便于休闲时光的享受,彰显浓郁地域特色文化的公共空间建筑便于纪念“骨子里”的乡情等等。因此,科学的乡村公共空间更新将不断满足广大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

2 皖北乡村公共空间更新实证研究

2.1 刘楼村概况

刘楼村位于皖北地区的怀远县万福镇中部,距万福镇政府驻地约 5 公里,乡道从村庄内部穿过,交通便捷。2008 年被授予“安徽省生态村”,2012 年开始美丽乡村建设,并获评为“省级美丽乡村”。

2.1.1 自然状况

刘楼村的生态布局暗含着我国古老的“天人合一”思想,“与田为邻、与水相伴”的风水环境是刘楼村选址特点之一,这也是皖北地区大多数“田中村”呈现出的典型村落环境特征。村内及周边水网交织,水系贯穿了整个村庄的内部,多水纵横,雨量充沛,水甘土肥,草木茂密。如此布局,既彰显风水理念,又为村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

2.1.2 人文遗存状况

刘楼村民风淳朴,人文底蕴浓厚。经相关部门的考察、论证发现,村内及周边历史文化景观遗存丰富,如“拴马桩”、“找母桥”、“点将台”等,这些历史文化旅游开发的重要资源,是刘楼村的宝贵财富,也是未来刘楼村形成“特色规划”的重要历史文化要素。

2.1.3 村民建筑及公共空间状况

刘楼村村庄整体布局沿道路呈自然线性发展,

村民建筑多临路而建,建筑层数多数为 2-3 层,在建筑后退道路之间形成的空间,采用水泥硬化作为庭院之用。

2012 年实施美丽乡村建设以后,刘楼村建成以公共服务和文化大舞台为代表的现状公共空间。由于在村庄中的地理位置稍偏僻些,加之村内的年轻人多外出务工,留下的大多是老人、儿童,限于距离和公共设施丰富度等原因,此类公共空间的人气不足。村庄内道路的转角,河岸边、大树下开敞空地等,反而成为村民最喜闻乐见的公共空间形式。

2.2 皖北乡村公共空间建设存在的问题

皖北地区村庄密集,人口众多,大部分乡村产业仍以农业种植为主,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14]。历经新农村、美丽乡村、特色小镇建设之后,皖北地区的乡村面貌有所改观,乡村生活得到改善,乡村公共空间的建设程度也得以提升,刘楼村便是一例。其对社会经济发展、村庄空间布局、乡风民俗、村民社会组织关系等方面,可视为皖北地区广大乡村发展的缩影。但是对照乡村振兴的目标要求,其在公共空间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皖北地区公共空间建设过程中的共性问题。

2.2.1 公共空间建设数量基本符合要求,但缺少内涵,空间活力不足

皖北地区广大乡村大都已建立了如文化广场、体育休闲广场等设施空间,但是普遍存在内涵匮乏、功能单一、脱离村民生活实际需求等问题,造成空间使用率不高、人气不足等现象。

2.2.2 公共空间规划布局简单,缺少与乡村环境的深度融合,文化彰显力不强

深度调研发现,皖北部分乡村将公共空间集中规划布置在一条街道或一个地块上,未能合理融入乡村原生环境,缺少层次性、多样性的规划,破坏了乡村原有空间肌理,更不能满足村民对公共空间支撑多元乡村生活的需求。公共空间的建设也只重视物质层面,单纯地增加设施数量,缺少对精神层面空间文化氛围的营造,忽视了乡村地方文化的特殊性,缺乏特色难以激起村民使用公共空间的热情。

2.2.3 公共空间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缺少长效维护机制,可持续性不强

公共空间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在建成后,由

于缺少必要的维护保养管理,造成设施损毁、缺失较多,严重影响了场地使用效应,不利于乡村公共空间的可持续性发展。

2.3 皖北乡村公共空间建设现状的原因剖析

2.3.1 照搬城市公共空间规划设计模式

我国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期里,都缺少科学有效的针对乡村地区的规划建设方案。因而,在新农村建设等政策出台后,“照搬”城市建设的模式成为乡村建设的“主流”,乡村公共空间的规划建设也不例外,大广场、大铺装等现象遍地开花,没有考虑乡村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村民的意愿需求,造成营建的乡村公共空间“不接地气”。

2.3.2 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规划模式

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规划建设模式,在经济投入、智力投入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但是难免存在对乡村实际情况摸底不够细致、对村民建设诉求反馈不够及时等情况,导致规划成果难以符合乡村实际生产生活需要。

2.3.3 乡村公共空间的建设管理机制、模式不成熟

乡村的规划、建设、管理是系统性工程,而乡村本身又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不断发生、发展的。当前的乡村建设管理体制、机制等尚不成熟,加之理论性研究工作也比较滞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村无序建设现象的发生。

2.4 乡村振兴视角下刘楼村公共空间更新目标

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贯彻融入现代化理念,为村民提供高质量的生活环境,反映在公共空间建设上,就是赋予乡村公共空间更多的现代功能^[15-16]。因此,本次刘楼村公共空间更新的目标是:为村民营造现代化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完善村中的公共服务设施,满足村民对更高质量生活的需求;增强乡村文化建设力度,合理融入乡土文化要素,创造令村民自豪和留恋的“乡情”公共空间;对当前村庄中闲置的公共空间进行更新提升,赋予公共空间更丰富的功能,激发乡村活力,满足村民对更美好生活的追求。

2.5 乡村振兴视角下刘楼村公共空间更新路径

乡村公共空间的构成要素包含建筑物、构筑物实体和历史文化积淀两个层面,其中,历史文化要素是构成村庄独特人文底蕴的基础。因此,乡土文化的物质资源利用是公共空间更新改造、强化其

“在地性”的有效途径^[17-18]。乡村振兴视角下公共空间更新的路径,首先就是要激发公共空间支撑村民日益多元化需求的潜能,为村民提供更多活动类型,满足村民生活质量需求;其次是合理融汇乡土文化于公共空间中,凸显乡情文脉,增强公共空间场地的归属感,赋予新活力;最后是合理改造、增加文化类公共空间,打造乡村文化的集中展示平台,赋予公共空间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的巨大潜能。

2.6 乡村振兴视角下刘楼村公共空间更新策略

城市意象理论认为,城市形态主要表现在边缘、标志、节点、道路、区域五个城市形体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上^[19]。公共空间作为乡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借鉴城市意象理论部分内容,将本次刘楼村公共空间更新策略总结为“美化边界、突出标志、优化节点、提升道路、整合区域”,构建“点、线、面结合”、“大、中、小互补”的乡村公共空间更新体系。

“美化边界”是指对刘楼村村庄出入口公共空间边界进行提升、美化,设立小广场、公共绿地等。边界区域是村庄的重要“门脸”,是提升村庄风貌形象的“第一关”,“门脸”位置一般区位条件优越,面积适中,可规划为村民日常节庆活动时的聚集场地,如春节、庙会等特殊时间节点表演怀远花鼓灯。“突出标志”是指将村庄中已存在的核心公共空间进一步“亮化场地细节、赋予乡土精神”,以“乡情”动人,积攒更多人气,进一步塑造成刘楼村标志性公共空间。“优化节点”是指将村庄中路旁空地、宅前院落、池塘边岸等未合理开发的节点,合理设计利用起来。它们在村庄中分布数量广、布局灵活,大都是村民日常享用频率最高的空间,对其更新改造,将极大提高村民对生活环境的获得感。“提升道路”是指通过适当拓宽道路宽度、提升道路景观的美景度等手段,满足富裕村民对更美好生活的诉求。“整合区域”是指通过对下辖两个不同自然村的公共空间环境采取差别化整合重塑,构建“和而不同”的乡村大环境。

2.6.1 美化边界——提升村庄公共空间形象

限于乡村经济发展条件薄弱,以及村民认知不高等原因,皖北地区乡村一直都忽略乡村形象的建设。而乡村振兴是乡村的全面振兴,既包涵乡村物质表象的建设提升,也包涵乡村精神形象的更新重塑。

刘楼村的主要入口位于村庄的北部,在保持入口空间道路尺度不变的前提下,合理改造道路北侧的绿地空间,增加入口景观标识牌及传统样式构筑物一处(图 1),搭配小灌木、草本植物在前,形成精致的景观小品,增加村庄入口的景观层次。在道路南侧,将从刘楼村宅前屋后搜集整理的、具有浓郁“乡土情结”的牛槽、石碾等民俗物品(图 2),集中放置在林下绿地上,以期唤醒村民记忆深处的“乡愁”。通过立体组合式的景观标识物与平铺自然组合的民俗物件展示,共同打造刘楼村北入口,提升村庄入口的整体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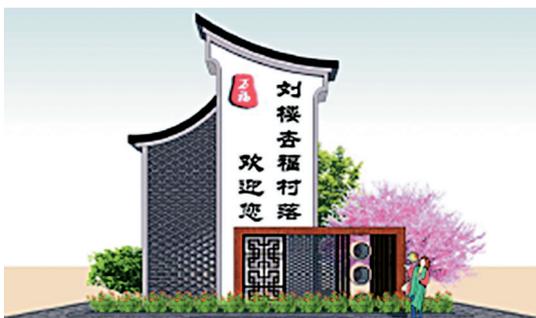


图 1 村庄入口标识牌



图 2 牛槽、石碾等民俗物品集中展示

2.6.2 突出标志——重塑乡土文化公共空间

乡村居民在一定范围的空间内长期生活与积累,为这一空间赋予了地方性和文化性,传统乡村在发展过程中应精确定位,重视“在地文化”的传承,进而实现乡村振兴^[20]。乡土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新时期,乡村公共空间更新应进一步肩负起传承弘扬乡村文化的重任。刘楼村在前期的美丽乡村建设中,已经构建形成了由公共服务中心和文化大舞台组成的村庄核心公共空间,落位于刘家自然村,位置稍显偏僻、设施相对单一,未能最大化发挥其公共空间的功能(图 3)。本次更新以

打造村庄“标志”为目标,突出强调“文化”要素,在现有文化大舞台南侧新建一座文化大礼堂,主要功能是文化展示、文化讲习,室内举办公共活动、节庆活动等。其向广场开口作为主要出入口,文化大礼堂的西侧规划为小游园,并结合南北向的景观水系,设置林荫游步道、小型集散广场、休憩座椅等,作为村民日常休憩、交流的场所(图 4)。东侧规划为附属用房。



图 3 现状布局稍显单一的村民文化广场



图 4 新建文化大礼堂效果图

2.6.3 优化节点——合理规划贴近村民生活的公共空间

乡村外在封闭,实则是以村民的血缘纽带和邻里关系为基础的独立完整社会单元,若仅只构建以“公共服务中心和乡村大舞台”为公共空间中心,而不考虑血缘邻里集聚而居、就近使用公共空间的生活习性,将大大削弱乡村公共空间的整体活力,不符合乡村振兴的内涵要求。刘楼村贴近村民生活场地的公共空间,有闲置未利用和亟待更新改造等类型,在村庄中形式多样、布局分散。开展改造更新,应充分了解村民使用意愿,尤其需要关注老年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的需求,适当增加智能服务公共设施、儿童游戏设施等,以期达到就近、便捷、安全的游赏效果。更新改造设计团队在前期大量走访村民的基础上,以“最少化”介入设计,如采用仅添置休憩座椅、遮阳构筑物、沙坑等方式,将村庄中

的节点型公共空间更新为小广场、小公园、菜地、晨练区、儿童活动区等(图5、图6)。改造后,村民出门步行百米范围内即有公共空间可供使用,“最大化”满足村民日常对乡村公共空间使用需求。促进宗亲邻里关系融洽发展的同时,也使得乡村公共空间与乡村人居环境有机融合。



图5 村庄道路旁节点空间改造效果图



图6 池塘边岸节点空间改造效果图

2.6.4 提升道路——满足新时期村民生活发展诉求

乡村道路与村民日常工作、游憩、交往活动联系最为密切,是乡村中分布最为广泛的公共空间形式之一。乡村振兴政策的实施,要求乡村道路应在功能上满足乡村产业发展运输联系的需求,景观上满足村民对提升道路美景度的需求,空间结构上满足村民便捷出行等目的。

刘楼村道路提升秉持“乡村小道各样景色,不同归途同样情愁”的更新理念,从实际出发,使不同道路呈现不同景色。针对主干道幸福路,采用拓宽道路红线、增添乡土景观树木的方式,满足富裕村民家庭汽车保有量增加及村庄产业运输需求。在力求保持乡野情趣的前提下,对刘楼村现存的土路、碎石路为主的巷道,改造为透水砖石路,维持巷道的自然走向,保留村庄的原始道路肌理。考虑未来村民对公共服务中心使用需求将激增,合理增设两条联系刘楼村内部组团的道路,将满足村民就近

出行享受公共服务的需求。

2.6.5 整合区域——营造特色鲜明乡村“大”环境

刘楼行政村由刘家自然村和计杨家自然村共同组成,两个组团地缘相近、行政管理同属一村,建筑、道路、水体等构成的整体空间形态类似,故此将其视为组成刘楼村的两个“区域”。刘家自然村沟渠水塘现存相对较多、村落规模较大。计杨家自然村中心位置现有“土台”一座,曾是建国前抵御洪水侵袭的村庄原址,后随着水利设施的建设完善,村民多搬迁到“土台”周边居住,“土台”逐渐衰落,遗留下大树、牛房等公共空间。

保护乡村环境基底、留住乡景乡情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针对刘家自然村和计杨自然村不同的乡村环境基底,制订了不同的“区域”公共空间整合路径。充分利用刘家自然村富水的天然优势,注重在水畔塘边、桥旁岸线等处塑造公共空间。围绕计杨自然村中心的“土台”,充分保留遗留大树和传统民俗物件,仅适当添加透水铺装、木质廊架、康体健身设施等,赋予“土台”吸引力,重现村庄公共村庄往昔活力所在。“低水高台”式的区域差别化更新设计,塑造特色分明公共空间环境的同时,也最大程度保留了乡村的“底色”。

2.7 乡村振兴视角下刘楼村公共空间更新技术手段

刘楼村公共空间更新建设中,多选择以当地的红砖、石块、木材等为主要材料,充分体现因地制宜的原则。在更新建设过程中,设计团队向刘楼村本土的泥瓦匠、木匠等老匠人学习,邀请他们加入施工团队,在公共空间更新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创新的做法。如通过将石块、木材、红瓦片等乡土材料组合,设计为村民庭院的边界,形成了美观趣味、富于变化的界面空间。对计杨自然村“土台”上保留的土坯房,因年久失修存在安全隐患,在进行严格的建筑质量评价后,对其中3处可修缮的土坯建筑合理加固基础,并以稻草、麦秸秆等覆顶,最大程度还原建筑的“乡土味”,将其改造成“创意工坊”,集中展示村民家庭曾使用的芦苇凉席、地笼等手工编织品。在展示传统古旧建筑的同时,又由于新功能的赋予,增加了建筑存世的长久性。对于新建的文化书屋、棋牌室等休闲空间,采用木材、玻璃等建筑材料建造成框架式半开敞型公共空间,增加室内外视线联通,将有效促进村民交往活动的发生。轻巧灵

动的建筑造型,本身自然成景,点缀了乡村环境。

更新改造过程中,选材、建造环节都尽可能地采用刘楼村常见材料和施工技术,景观树木遵循适地适树原则,景观小品设置以呈现乡土化为前提,实现了乡土资源、建设资金的最大化利用。

3 刘楼村公共空间更新的创新之处

借鉴城市意象理论,刘楼村公共空间更新以“边界、标志、节点”为抓手,着力美化乡村形象、重塑乡土精神、丰富村民生活,重点响应新时期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振兴要求,构建了以乡村形象提升为导引、以乡土文化建设为灵魂、以贴近乡村生活为主线的皖北地区乡村公共空间更新策略,具有可操作性。

乡村振兴视角下的公共空间更新,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设计团队与村民充分接触、深入交谈,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与理解。主动邀请村民参加更新方案设计,商讨刘楼村未来发展前景,重视村民在更新过程中的意见建议,最大程度调动广大村民参与更新改造,共商共建共同推动刘楼村公共空间更新工程的完成。互动充分的更新方案,更为务实、更加贴近村民需要,既提高了更新改造效率,又加深了村民对本村文化的了解,进而增强乡村凝聚力。

4 结语

文化繁荣昌盛是民族复兴的重要内容,而乡土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是民族文化繁荣的重要体现,保护、传承、发展乡村文化是乡村公共空间承载的重要职能。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深入推进,乡村公共空间更新将成为新的紧迫“命题”,跳出城市规划模式影响,尊重村民意愿、尊重乡土文化是“破题”的关键,以“最小化”的更新方式介入,重点把控村庄的“边界、标志、节点”空间更新,才能重塑具有地域文化底蕴、贴近村民生活的理想乡村公共空间。限于调查时间、研究深度、团队学识经历等原因,对于更多的皖北乡村公共空间更新建设还有待发掘梳理。

参考文献:

- [1] 张诚,刘祖云.失落与再造:后乡土社会乡村公共空间的构建[J].学习与实践,2018(4):108-115.
- [2] 王心怡,刘声.衢州:基于生态旅游理念下乡村公共空间微更新——以楼山后村为例[J].区域治理,2020(7):56-63.
- [3] 李骏,田琦,林岭.一次超越建造本体的乡村微更新探索——以重庆三河村公共空间营造为例[J].新建筑,2020(2):76-81.
- [4] 段德罡,杨茹.三益村公共空间修复中的乡村传统文化重拾路径研究[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8,33(1):7-12.
- [5] 刘仁义,吴洪,钟杰.乡村振兴背景下徽州祠堂适宜更新策略——以安徽省祁门县马山村祠堂为例[J].小城镇建设,2020,38(12):83-91.
- [6] 李文生,张笑笑,钟杰.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废弃小学更新优化路径探索[J].建筑与文化,2021(1):215-217.
- [7] 李强,汪伟,张健.美国金县乡村空间规划管控[J].国际城市规划,2020,35(1):147-153.
- [8] 贾宁,于立,陈春.英国空间规划体系改革及其对乡村发展与规划的影响[J].上海城市规划,2019(4):85-90.
- [9] 吕晓荷.英国新空间规划体系对乡村发展的意义[J].国际城市规划,2014,29(4):77-83.
- [10] 周游,魏博阳,韦温春.英国乡村规划空间尺度的经验与启示[J].南方建筑,2019(1):26-31.
- [11] F.Jarrige.Public farmland and urban development:the case of public lands in Lausanne[J].Etudes Rurales,2018,(1):140-145.
- [12] 刘林.乡村公共空间研究综述[J].美与时代(城市版),2019(3):89-90.
- [13] 王东,王勇,李广斌.功能与形式视角下的乡村公共空间演变及其特征研究[J].国际城市规划,2013,28(2):57-63.
- [14] 程堂明,卢凯.皖北村庄特色规划的可行性思考[J].小城镇建设,2015(3):40-45.
- [15] 刘合光.乡村振兴的战略关键点及其路径[J].中国国情国力,2017(12):35-37.
- [16] 范勇,袁赟,王林申,等.乡村振兴背景下传统村落空间的重塑与再生路径探析——以磁县徐家沟乡村规划为例[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8,33(3):96-101.
- [17] 季文媚,孙媛媛.生态宜居视角下的村落保护与微更新探索——以安徽舒城七门堰村为例[J].皖西学院学报,2020,36(1):1-6.
- [18] 叶建平,朱雪梅,林垚广,等.传统村落微更新与社区复兴:粤北石塘的乡村振兴实践[J].城市发展研究,2018,25(7):41-45,73,161.
- [19] 毛自斐,岳斌.可意象的城市——读凯文·林奇《城市意象》后的思考[J].美与时代(城市版),2020(3):128-129.
- [20] 郑嘉荣,梁政其,黄钰婷,等.在地文化引导下的乡村微更新策略研究——以福建晋江为例[J].建筑与文化,2019(6):50-52.